

# 分流

8 1970

M.C. (P) 1999



4

# 抗战八年木刻选 (四)

天  
灾



沙清宗

这一幅木刻，描绘的是旧时代里农民的悲惨生活。在那个时候，天灾而外更有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重重地盘剥着农民的血汗成果；就象图中这些贪婪可恶的蝗虫一般。

在作品的产生地，这幅木刻已经可以算是过时的作品，然而，在这里，它给我们的感觉，却又是那么有着切身关系的真实。这也许是我们的悲哀。

只是，我们坚信：它总是要「过时」的！

# 奔流

月刊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鸚鵡便鸚鵡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身

## 第四期 目次

### 小說

还是弱者(下).....	游十二	2
钱的风波.....	杨梅	5

### 散文

山居漫笔.....	向警子	8
永远的怀念.....	彼岸	9
辞别.....	慧文	10

### 詩歌

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	彼岸	11
载客舢舨.....	得龙	11
马来工人.....	陵英	11
战歌.....	高水明	19
都市的故事.....	林康	17

### 隨手拈來

从苍蝇说起.....	马岩	12
八哥的伟大.....	学民	12
杂感.....	抚剑	13
见闻录之一.....	吴亮	13
美人自豪 谬论.....	雪痕	14
野狗与误射.....	春秋	14

### 評論

谈现代诗(下).....	史狐	15
我对当前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	史彬	18

### 文娛廣場

《连陞三级》缺乏积极的教育作用.....	关怀	20
《天堂奇遇》敢说敢笑敢骂敢打.....	彭涛	21

### 沃土

这才是前途.....	秋豪	22
总会相逢(诗歌).....	怀昌	23
烈士(诗歌).....	林原	23

读者来鸿.....	读者	24
稿约.....	编辑部	24

(旧)上海的边缘.....	珂田(封面)
天灾.....	沙清泉(封二)
致作家李星可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作家迷(封三)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店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所损失的工作日数目越来越少！

#### 四

我对岩青的印象一直保留到我经他介绍了一份工作才转变；那时已经离校超过一年了。而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总共量了约半年的马路。

高中文凭的确是拿到手的。全新的硬质的纸，上面列齐了各项考科之成绩，并有校长的签名，红色印章，精美的花纹以防伪造。

但这并不怎样有用，持着它并不就是一张饭票。那原因除了那是华校的之外，尚有因为这种文凭易拿又并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则必须多花一些「功夫」，继续苦修至少三年方能得到。那苦修三年的时间金钱都是我们的家庭会议上所愁苦的：我于是走进社会大学。

这才懂得繁荣后面有多大的见不得人的阴影。

换了几个职业，忍受了无数的白眼、冷嘲，最后只好向工业区求救。诗人，「文艺工作者」们在白纸上写出了黑字，是跟我们讲工业区烟囱林立，工人们快乐地歌唱着劳动者；但我只发觉原来镇暴部队就设了个分部在那里，怪不得每年

我是在一所工厂外遇见岩青的。「量」了整个早上的马路，饿得浑身出汗，四肢乏力，差点给一个骑脚车的撞着。

「喂！……」脚车上响着他的爽朗的声音。我不睬。

「你要去那里？你来这作什么？」

我自顾走我的路。

「想找工，是吗？」

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便怯怯地跟在岩青后边，去见一间纺织厂的工头。

「公民？……」工头是一个潮籍人。金牙。我给他看了值廿五万元的「红色纸」。

「念过书没有？……」

「没有……」我回答。

工资四元一角五分。厂方给住。

吃老子的饭总不比吃自己的饭「爽」。

于是我便又换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每天起身，对着清秀的春天湖发一回诗兴，吟一遍新加坡颂，然后——然后就投入「火热的生活战斗的战场」，一直到晚上五时。吃过晚饭，便拿着一

本诗集，上贵宾山欣赏夜的裕廊工业区；偶而也数数天上的星。

岩青离开纺织工厂前约一个星期，有一回在中午那段休息的时间里，他皱着眉头跟我讲：

「我——不久就要走了。」

「找到新的工作？」

「不，念大学……」这句话讲得很费劲，似乎还带着羞愧、犹疑。

「入学准证，拿到了？」

这回他似乎很不满我提起这「准证」，似乎那是一种污辱。但紧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点了点头。

这时几个工人走了过来，象往常一样，捉弄着岩青，有的喊道：「阿傻……」

而这谈话也便结束了。

## 五

一个礼拜后，岩青便离开工厂。

不久，报纸便印出「各大学如今陆续开课」的新闻。

很多在大学里继续深造的同学们都向我发牢骚——每次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说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奇怪：每个周末他们照开午会——但岩青却常常来找我。多数在晚上。往往便坐在窗前看着春天湖；夜里其实湖面也看不到什么，只是小码头的地方灯火倒很亮，也比较热闹。常可看到情侣、学生、诗人们结伴而来。

晚风里，岩青似乎很忧郁。常把眼光注视着我小心地打听我的工作情况，对工作的意见，有没有想念书；然后便沉默下来，慢慢地吸着烟。

不久，考期便到了。

但岩青仍旧来。我便奇怪地向他发问：

「都准备好了？」

「没有……」他把头转向湖那个方向。猛吸着烟。

「为什么？」

「不想……」

我正要再问，他倒抢先说话了：

「我想——应该有新的家庭关系，旧的应该毫不留情地让它消失……」

我并不懂什么是「新的」和「旧的」家庭关系。不禁愕然。

「我想，人们的精力不懂可以怎样千百倍地更好地发挥出来，假设脱离那旧的关系……」

我只懂得物理、化学和数学，这方面一点也

不懂；便只能听着。

他似乎发觉了什么，便笑了笑，丢掉烟头。站了起来，走了。

## 六

「岩青的情形很糟。最近听说吐过血。」他的一个朋友T，进联邦之前，在一个清晨，特地跑来跟我提起他。

我便去找了他几次，但他都不在。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懂得他去了那里，什么时候会回家。有一回，我在路上遇到他的弟弟，打听一下，不禁一惊——

「我的哥哥近来变得很不象样，常常跟我父母顶咀吵架。也不懂去那儿学会了抽烟？不懂为什么近来老嚷不想读书？你可懂吗？……」

我摇了摇头。

「他已经吐过几次血了，医生说那是「伤到心」。吃得好，睡得好，无忧无虑，却会「伤到心」，不懂搞什么鬼？你懂吗——他这科要读得成，出来薪水可高得惊人，听说全岛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人才！」

这之后我又失业了；因此忙着找工，一时便把岩青给忘了——一直到他的弟弟来我家传了岩青想见我和病危的消息。

## 七

……我正这样一路的胡想，便猛地踢着一块出土的树根，顿时把满脑的念头跟周围闪动着的岩青的形象扫得清光。脑子清醒了过来，便听到后面有人喊我；一看，原来是岩青的弟弟，手里挥动着一件看起来应该是信的东西。「信！游先生……」他喘着气。不懂为什么，我接信的时候竟自己觉得手在发抖。

虽然月亮已经出来了，可是光度并不够；但为了了解他要跟我讲的，我便不顾一切站在一盏街灯下拉开了岩青的信。

「仲：

我原本想自杀的，但现在已经不用了。

刚才医生的皱眉和我母亲的压抑着的哭声都已清楚地说明我是「差不多」了。病了那么久，今天忽然觉得「好」了许多；哈！那真是「好」的。



我懂：一听到「自杀」，有一些批评家们便要摆出那副刚强勇猛的灵魂：「自杀？年青人应该拿出勇气，面对现实……」这种口气是现在一些「国家未来主人翁」们常拿来对待「懦弱」的「自杀者」的；倘使他们竟真的这样批评了起来，我便先要向他们「呸」一声：「你们没有资格！」——因为他们其实不断地忍受各种侵袭他们的事件的「强奸」，为了在前边挂着的文憑。

我的父亲的白发，我的母亲的眼泪；这是人间的二大凶器……

先前我自以为很清高。的确的！我很看不起班上的「准大学生」们，包括你，因为我想起了他们讲话的幼稚、认识的低劣、行为的卑下；但他们说自己是文明人，穿着品质优良的衣服，发着「人」声，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将来——也许很快的——就要成了权势者们的炮灰了。

「这不能全怪他们！你看看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我是懂得的，但我很难克制我的讨厌和鄙视。

但我后来却也发觉了自己的并不高明。我其实也比人家好不了多少。具体的表现便是由工厂又跑回我所憎恶的「大学」。把这事件的推动力全推在家庭的压力，我现在很清楚那是一种遁词；最最根本的还是在我自己。我因此更佩服鲁迅先生的话：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

实上的命运；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

真是可怕的预言家呀！真是山穷水尽！

我恐怕就是「这类」，虽然不是「诗人」；但可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要挣脱，但不能，害怕，也没资格。

「有一回跟我说：你能，不用害怕，也可以有资格——但必须象娜拉一样：清洗自己，「残忍」一点，走出来，忘掉后面的阴影。当然要受苦，但得到新生。

但我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

假使真是这样，那我愿以「我自己的沉没来证明革命的前行！」

还有：希望这信里接连出现的「革命」不会吓倒你；现在有很多名人学者，博士专家是怎样地怕着又恨着这字眼，象老鼠怕见阳光。

岩青 绝笔】

我的确被信里的「革命」吓了一跳的；便自然地四周看了看。周围的阴影使我越觉得正有一些不知的人在静静地由暗的角落里窥待着我，在学校时常看到的开除、警告、记大过……便一下子全涌上我的心头；我便抖着手赶忙把那封看来似懂非懂的信塞进衣袋里，疾快地走进黑暗中……

（续完）

# 錢的風波

楊梅

金泉的咖啡攤在吧剎旁邊。這一帶倒是很熱鬧的，他的隔鄰是阿茂嫂的蝦面攤，再下去還有賣銀豆腐、賣麵包的……到吧剎來的人，多是免不了到這些食物攤叨留一下。金泉的咖啡攤生意還不錯，買水買煙的顧客不少。而在他最熟的顧客應當算是老齊叔，另一個是駕霸王車的永強；此外，還有幾個工友，這些人到咖啡攤的時候，多數是在一旁看老齊叔和永強下象棋。老齊叔和永強，几乎是每天晚飯後就到這兒下象棋。老齊叔總是摸着一撮銀白的胡子，想了老半天才下一步棋。永強則不耐煩的一直用茶匙調和咖啡，茶匙和杯碰得叮叮响，一輪到他下，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就移動棋子。那些旁觀的工友，虽说觀者不言，可是總免不了愛多咀。當然，有較多的時刻是他們向永強提意見。

除了老齊叔和永強對奕，他們有時也會捧着報紙讀起時事，由世界之大到個人之小，無所不談。今晚，這些熟悉的顧客又聚集在金泉咖啡攤的桌子邊了，沒有下棋，只是眾口紛紛地說着什麼。老齊叔的一隻腳縮在椅子上，銀白胡須一抖一抖地說：

「可不是，今天整個坡頭都傳說英國鎊貶值，我們這兒的舊鎊也貶值啦。」

「老齊叔，你的消息實不實？」金泉將信將疑地問。

「嘻，你不信，到處都有人在說……」老齊叔說。

「是呀，今天許多搭客都這麼說，我起先也不大信，後來載了一個銀行財副，他也這麼說。你想，人家做銀行的，錢的消息還能不實？」永強幫着老齊叔證明着。

「這樣舊鎊不是變小啦？」其中一個工友說。

「呸！××的，我的身上好象還有幾塊錢舊

鎊呢。」另一個工友說。

「你才幾塊錢，別人可多啦。有的家里藏了好幾百，那才冤枉。」老齊叔說。

「××的，英國鎊貶值，跟我們這邊有什麼關係……」不知是誰的。於是大家說開啦，不時還大聲罵着粗話。

金泉聽了一阵，悄悄地回到攤子，拉開抽屜，小心地數着里面一張張的鈔票，把舊鈔和新鈔分開。漸漸地，眉頭打成結。這時，他家養的那隻黑狗烏錐，在他的腳邊擦來擦去，尾巴獻媚地搖着，鼻孔咻咻地噴氣。金泉厭惡地蹬了它一腳，那狗噉了一聲，溜得遠遠的。

到了八點多的時候，蝦面攤的阿茂嫂到金泉這兒來，她說：

「噯，金泉，你没听说旧鎊貶值啦？」

金泉点点头。阿茂嫂又说：

「那你收不收攤？」

「收攤？」

「是啊，要是旧鎊變小，我們還照收，不是要吃虧？你看，下面有几攤早收了。」

收攤？今晚的生意不是沒得做？不收嘛，要是旧鎊……金泉的心里盤算着。這時，有人來買了一包「紅運」香煙，金泉接過鈔票，他下意識地看了看，瞎，是張舊鈔。他想推給那人，可是却没有這樣做。

到了九點多，他和阿茂嫂都收了攤。平常，他們這兒要營業到凌晨十二點多一點的。

金泉回到家里，他的女人和母親惊奇地問他為什麼這樣早就回來。金泉說明原委，他母親啞一聲說：「有這回事？」接着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有點倉惶地進了房間，金泉聽到由那里面傳來開箱倒匣的聲音，心里有點納悶，正想開口問，他母親卻又出了房間，咀里罵道：

「妖壽啊，我的錢，有四百多塊都是舊的……」

「甚么？」

金泉不由呆了呆，他倒沒想到母親私蓄了這樣多錢。

## 二

第二天金泉起身后，第一件事是看报纸。报纸上说英镑贬值，本地的旧币也受影响贬值十五巴仙。

金泉没有心情把整个新闻看完，他合上报纸独个儿出神。他母亲颤着手在他身旁问：

「报纸有说旧镭变小没？」

「贬了十五巴仙。」金泉点头说。

「贬十五巴仙？」老太婆听到贬值有些惊惶，可又闹不清贬十五巴仙是多少。

「旧镭一块变成八角半。」

老太婆有好一阵象麻木了，拗着手指算了半天，忽然恶狠狠地咒骂起来。金泉劝了几句，可是没有劝住，他知道，母亲的私蓄是由他给她的每个月费用中节省下来的。那老太婆胡乱地骂了一场，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她的咒骂似乎徒耗口舌，金泉也觉得心里怪闷的。

金泉到了咖啡摊，隔邻虾面摊那儿阿茂嫂正和几个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他隐约地听到「旧镭贬值」几个字，知道是在谈什么内容的，不由也走过去。阿茂嫂看金泉来了，急忙忙象要公布惊人的消息：

「喏，金泉，我们正在商量呢，等下该怎样和顾客算钱？」

金泉还没来得及开口，另外那几个卖面包、卖酿豆腐的都争着说应该怎样算。金泉对怎样算一下子也没搞通，只好听他们七咀八舌地说。那卖面包的说：

「我今早到巴刹里探听他们的算法呢……」

于是大家都围着卖面包的，要他把算法说清楚。翻腾了好一阵，大家才各自回到摊位去。金泉坐在那儿，一时也没有顾客，他就翻着报纸，可是情绪很坏，老看不下去，只觉得阿茂嫂那边洗碗的声音叮叮的似乎怪刺耳，而巴刹里似乎也渐渐传出很吵杂的声音。他抬头看着四周，景物一片潦乱。他觉得很闷，索性把报纸掠在桌子上，适好有人来买一包「红运」香烟，那人拿着一张旧钞票。金泉心里盘算：这香烟本来卖九角半一包的，如今呢？他终于要收那人一块一角。那人迟疑了一下，最后是照金泉的索价还了。

那人走后，金泉在心里想着，收旧镭到底是吃亏，现在贬了值，收得太多该怎样打发？

可是接下来的几个顾客都是拿旧镭，金泉想不收吗？又怕得罪了人家。一时只好闷闷的接受旧镭了。到了上午十点多，上这边食物摊的人多

起来。金泉忽然听到邻摊传来吵骂声，连忙看个究竟。原来是阿茂嫂和一个中年妇女在吵咀。那阿茂嫂看到瞧热闹的人多起来，就拉着人来评理：

「你们看有没有道理，她吃了三毛钱虾面，我收她四毛旧镭，她说我多收她五分！」

那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印花蓝色绸布衣，耳朵上戴着金耳环，看得出是个有钱的太太。她的嗓子几乎把在场的喧吵都压下去：

「喂喂，你到底会不会算？明明是只要还三毛半，我看你准是要乘机敲菜头！」

「谁敲菜头？你不要胡口赖人！我们这边都是这种算法，你要是觉得吃亏，就别到我们这儿吃东西！」阿茂嫂光火地说。

「喔哟，别人三角收三角半，只有你这边特别。」

旁边的人看着两个吵得凶了，就有人来劝解。那个太太模样的人吵了一阵说：

「算我瞎眼，跑到这儿给人家敲菜头。四角就四角！」

说完就由钱包里面拿出四个银角，往桌上一抛，转身就想走。阿茂嫂被那太太一激，气得咀唇都颤抖，大声喊道：

「慢着，你打量我就贪你这五分钱？」

说着也回到摊子上由一个放钱的小碗里面拿出一个五分，丁零一声掠在那位太太的脚边。那位太太气紫了脸，污言秽语的骂了一顿，然后拾起那五分钱，扬长而去。

金泉在一旁看得暗自摇头。刚坐下去翻了一下报纸，忽然又看见许多人往巴刹里面跑去，好象发生了什么事。金泉的大儿子，也跑去那边瞧热闹。金泉因为没有人照顾摊子，不能够离开。好一会，他的儿子才回来，他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儿子说是一个卖豆腐干的和一个顾客，因为旧镭的找换数不清，结果吵了起来，差点就打起架，还好是大家劝住。

金泉听了，心里觉得比今早更闷。这个上午，他把报纸翻了许多遍，可是那里面的新闻他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他只觉得周围的景物凌乱异常，人来人往的谈话声，马路上汽车的引擎和笛子声，这一切交织在他的眼睛和耳朵里，叫他的心里烦闷极了。

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阿茂嫂过来找他。她说：

「金泉啊，你没有去换新银角吗？」

「换新银角？」

「是啊，听说公家已经发出新银角，旧镭一块换八角半，他们都去换，这样做生意才方便点



啦。」

「在哪里换？」

「货币局。」

阿茂嫂去后，金泉把儿子叫来，要他先回家去吃午饭，然后和他母亲一起去货币局换新银角。

### 三

金泉回去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女人和儿子去换新银角还没回来，不由心里有些儿焦急，怎么换一下钱去了大半天？他正闷闷地吃着饭的时候，他的女人和儿子回来了。那母子两个披头散发，满脸油汗，又疲倦又口渴。

「怎么去了这半天？」金泉的母亲关心地问。

「哇，换钱的人多极了，排队排得长长的，我们排在后头，给挤了半天才轮到。」金泉的儿子抢着报告。

「还说呢，早知道我才不去换。轮到我了，我把身上所有的旧钱都想换了，他们说不行，每个人只许换五块钱，嘻，你说气不气人，害我带了那么多钱，这半天心里一直很不安。」金泉的女人抱怨说。

金泉听了母子俩的话，饭也吃不下了。正要叫那两个去冲凉吃饭，忽然由隔壁传来一阵女人的哭骂声。金泉的母亲和女人连忙跑过去看个究竟。她们家隔壁是来喜家，这时来喜嫂正满脸鼻涕眼泪地哭着，她嘴里狠狠地骂着：

「天寿短命的红毛猴，你们锱贬值，跟我们有啥关系，白白叫我损失……」

来喜在一旁劝着，他显得有些儿沮丧。金泉的母亲和女人进门来，看来喜嫂哭得泪人儿的，连忙也过去劝解。

「来喜嫂，这回谁没损失呢？唉，碰到了，算我们衰运，哭又有啥用呢？算了吧！」金泉的母亲劝着说。

「算了？不，没那么简单。难道我辛辛苦苦做建筑，储蓄了十多年，才存下四千多块，准备留着给子孙，现在红毛猴只要宣布一声，我就白白损失几百块？不……」来喜嫂的嗓子哭喊得快沙哑了，这个建筑女工黝黑的脸上，除了泪水，还有激忿。

金泉的母亲听来喜嫂这么一说，自己早上还不是骂天咒地的闹过一场？现在来喜嫂的损失比自己更大，自己反倒劝着她？金泉的母亲不由也在心里嘀咕着：

「算了？白白地损失？不……可是……唉，这些杀人放火的家伙。」

她在心里嘀咕了一阵，末了反觉得今早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更深了。

金泉看他的母亲和女人由隔壁回来，连忙问究竟。他的女人把来喜嫂的事说了。他默默地听着，心里觉得很烦躁。

金泉晚饭后回到咖啡摊，老齐叔和永强他们早又到他这儿来了。今晚上没下棋，大家都坐下来谈旧锱贬值的事。老齐叔照老习惯地把一只脚缩在椅子上，朝地上唾了一口口水后说：

「××的，你们说这些有钱人是人养的？昨天旧锱贬值的事传得很厉害，昨晚利丰吉埃就收到一个顾客还他三百多块的账，还有几个也都还百多块的，呸，这些××的，都是有钱人……到了正式宣布贬值，振丰白白地损失了许多钱。」

好几个工友不由异口同声地说：

「真有这种事？」

「这还会不真，我今天听到象这样的事，还多着呢。」永强说。

于是大家都说起他们听到的事，金泉也把这个白天他所知道的事告诉大家。永强听了大声直骂，后来他大力拍着桌子说：

「坯，说来说去，都是我们周围的人吃亏。」

金泉听他这么一说，心中不由更加纳闷起来。

「今晚怎么这么热？」

他突然说了一句和大家的话题无关的话。

### 四

好几天了，金泉总是觉得烦躁，虽然这些日子的天气似乎反常了，老是阴天下雨。

这天清晨，屋外正下着大雨，金泉刚起身不久，他拿起当天的报纸，翻了翻，突然，一条醒目的标题跳进他的眼帘：

#### 抗議舊幣貶值 檳城發生罷市

他详细地读完了那篇新闻。

他的乌锥这时挨着他的小腿亲热地擦着，鼻孔滋滋地喘着气。他飞起一脚踢在它的肚皮上，那畜生鸣地号了一声，溜走了。他突然感到几天来的烦闷消失了，他放下报纸走到窗前，一阵风挟着雨扫过来，他感到非常凉爽。这个清晨经过一场风雨，一定会洗净一切尘埃的。

# 山 居 漫 筆

## 向警予

### 無 題

我从南方回到了故乡。沉寂的地方，一切还是老样子。

在街道上蹒跚时，却发觉几只野狗老是跟在后面。

见了这些野狗，就叫我想起孩提时代。孩提时不懂事，又淘气，因而拣过石子抛过这群野狗，想不到离开了两年，这群野狗竟认得自己；而且还跟在后面，仿佛随时都想扑过来似的。

小地方，往往就是很难避得开它们的。你走到那里，它那带点鬼灵性的尖黑色鼻子都能嗅出来，于是又出现在你的后面，对着你嗥嗥，很为你出门时带来一些不便。

忘了谁说的，在野兽面前，决不能有丝毫畏怯。这是非常对的真理，尤其是在狗的面前。你越是怕它跟你、咬你，越想避开它，它就越死缠住你不放；相反的，你如果看见它跟来，却朝它走去，它就低垂着头，低垂着尾巴，赶紧若无其事地溜走。这是因为它作贼心虚。

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就常常吓唬这群野种。一旦发觉它们跟在后面时，总要转过身去，直瞪着它，然后大踏步走去，心想：看你能奈我何？

野狗毕竟是野狗，除了跟着人企图吓唬人之外，也没有多大的能耐！

### 校 園 裏

我们这里有一间美丽的华校，建在郊区的一座山岗上。

说是华校，现在也有许多印巫族青年；而且，每班每星期只需上三课华语文的课。

学校的屋宇、凉亭、钟楼、纪念碑等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象，很有古国的风光；尤其是那些凉

亭，的确象极中国的故宫。据说都是由过去历届的学生捐献的。莘莘学子，有这种表现，单纯一点地说，还不愧为华夏后裔。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校园里的废物却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堆积。废物堆上，有的画着些帆船之类，有的刻上了ABC，PJK什么的英文字母。它们象征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只有这些废物的物主才能知道它们的含义。

这些东西盘踞在校园里最令人注目的地方。任何来往的人如果不理它上面的符号的话，只需稍为注视，就不难发觉那些废物不过是些干草料、草包、朽木之类。

堂皇的学府，衬上这些朽木等废物，而且又在最醒目的地方，当然极不雅观。可是总没有人想去把它们搬走，砸掉；据说正因为它上面所画的乃是极有价值的。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

直到现在，好象还引了一大群一大群的苍蝇在那儿聚集。

在这种不卫生的环境下求学的学生们，我想自然是很难真正学到能用之于社会的知识的。这是最大的悲哀。

### 蚊 子

和南方的大都市一样，这小小的山城，居然也有那么多蚊子。我不禁感到奇怪。然而继而一想，只要是在黑暗中，又有那一个地方没有蚊子呢？

不过比较起来，这里的蚊子好象是比较凶恶的。也许是在山区的缘故吧。

它们凶且狡猾，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在吸入血之前会先来一番嗡嗡的唾液将被吸者的皮肤神经麻醉，然后才悠哉闲哉地吸吮个痛快，而等到我们发觉痒时，它已吸个大饱，悠悠地飞走了。

许多人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它们吸了血，过后

# 永遠的懷念

彼岸

在田间的一条泥路上，奔驰着一辆老爷汽车。车上挤满了我们这一群有说有笑的年轻小伙子。

天真的马来孩子们，张大了嘴巴，直瞪着我们经过；有的还笑着向我们招手。骑着脚车的马来农夫一见我们的飞车，便远远地一骨碌滚下来闪在一旁让路。

突然间，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从路旁冲了出来，害得我这个糊涂司机手忙脚乱，来个紧急煞车，差点没掉进路旁的小河里去。正在河边洗衣服的马来妇女都转过头来望着我们直笑，好象是说：“好险啊，你们这一窝鲁莽的虎头蜂！”

“喂！慢点！我们的性命可还要的啊！”

“撞到马来人可不是玩的哩！看我们不被打断骨头才怪！”

“我不同意！光是想到自己的性命固然不对，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打断骨头才算活该。怎么倒怪起马来兄弟来了呢？”

还是最后说话的那小伙子有见地。我知道错了，把车子放慢，再也不糊涂了。

下起雨来了，风刮得很猛烈。路旁的一棵大树给大风吹翻了，刚好横卧在我们前面的路上。车子是通不过去了，天又将晚，怎么办呢？

一群马来人，有老有少，大都是男的，手里拿着巴冷刀、斧头……纷纷地向我们这里奔跑过来。

才恍然大悟。

特别是割胶工人，在为生活而忙碌时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到这一点，于是更被它们吸吮个饱。难怪有人说，胶园里的蚊子，要比市区的猛哩。只是它们的祖宗却是一样的。

但一旦被人们发觉时，用那有力的人的手掌拍下去，任它再狡猾凶狠些也是完蛋的！

## 夜裏的火

山城的夜不象南方城市的夜，能有那么多在黑暗中闪耀的火光。加上这儿尽是些冷酷天生气的死光，要寻找真正又能照亮黑暗，又能温暖人心的火，那是难上加难了。

“糟了！马来人来杀我们的头了！”

“活见鬼！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砍树的。你们没看见他们也带有锯子吗？”

又是那个有见地的小伙子说得对。果然，那群马来人有的砍，有的锯，有的拉，七手八脚，在那儿拆树哩。

“快下车帮忙去！”一个小伙子下命令。我们都服从，一窝蜂涌上前去。一忽儿功夫，那株庞然的树木便被我们拆散了。

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啊！我们热烈地被马来兄弟握着手，激动地连声说：“TERIMA KASIH！”

雨从我们鼻尖上渐渐大起来了。我一定神，才发觉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落汤鸡了。

“我们的一个理想是叫天下所有的穷苦人翻身过好日子。而穷苦人中，不论华巫或其他各族都有。”那个有见地的小伙子说：“我们马来亚各民族世代都在这里土生土长，有深厚的感情。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正是我们各族劳苦大众团结在一起，实现这个伟大的共同理想的动力！”

他说得很浅白，意义却很深刻。

呵！多谢那儿的马来农民！他们的辛劳，使我们的车子得以通过。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永远怀念祖国广大的稻米生产者——纯朴善良的马来农民！

我不能赞美那些在大都市中争着炫耀的火光，我总以为它们太大量地聚在一起，反而削弱了火光的价值与意义。我喜欢另一种火：那些深入矿坑底层的，那些在漆黑的胶林中爆烧的，那些燎原的星火，那些在大深山中点起来驱赶野兽的篝火。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能把大都市中一些火光移到极少火光的乡村、市镇中去，价值岂不更大吗？

在不知多深的地底却是在燃烧着溶岩的。这些威力巨大的火种，一旦在燎原之势形成突土喷出时，将蔚成多么壮丽的奇观呀！

于是，在这暗夜里，我们的心燃烧着！

天就快亮了。

# 辞 别

■ 慧 文 ■

就在这样朦胧的月色中，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我忍心地离开了您。当我将离开您的时候，悄悄地漫步到您身旁，望着您那焦黑的脸孔，刻满了历尽风霜的绉纹，我心里感到阵阵的难受，我只觉得全身在颤抖，细胞在激盪，就在这时刻，我心里就象铅一样的沉重；沉重……我真想抱着您痛哭一场。妈！您可知道，我是多么的依恋着您的啊？

然而，想起那狼狈的夜晚，我不能犹疑，只有咬紧牙根，提起简单的行李，风驰电掣地奔出家门。妈妈：原谅我这样做，我为了我自己的理想，为了时代付予我的任务，我只能弃您而去。

街上，象死城般的沉静，我狂奔着，耳边仿佛迴响着您的哭声，我紧掩着我的双耳，我怕；我怕听见您的哭声。这时候，我真象一只羔羊，徬徨无主地乱奔。

妈妈：我走后，我知道您一定日夜为我哭泣；为我锤打心肝，您会哭着对天诅咒我，我这不孝的女儿，「天雷该打，打死我这不孝的女儿也无惜。」这一切一切的幻景，使我深深地感到悲痛。

面对着初升的朝阳，澎湃的怒涛，我问着自己，为了母亲的闪着眼泪，为了母亲的廿余年辛苦的抚育而屈服吗？不！在广大的人们，失去自由的时候，个人的喜怒哀乐算什么？我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决定了，我是走了叛逆您的道路。

我知道，我深深了解您的心情，您关心爱护儿女的心情，是那么的深沉；可是，您可知道？您越爱自己的儿女，越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多年来，为着我的安全，您日夜为我操心，您望着魔爪的毒辣，更是百般地阻止我参与一切正义的活动。您想尽方法，要我屈服，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做一个贤慧的人家太太。为着您的愿望，您对我百依百顺，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但我却是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天之骄女」。甜的方法，不能使我屈服，您就在我每夜夜归时，把大门深锁，让我猛力地敲；使我备受「三姑六婆」的冷嘲热讽。好管闲事者，更在背后捏造了许多可笑的故事。但是，真金不怕火来烧，

我的夜归，并非「拍拖」，也非「派对女郎」。只是愿以自己的一份绵力，献给伟大的事业。

我愿作一滴水，溶汇在深渊无际的大海，用这理想我顶过了一切的冷嘲热讽，渡过了一切的流言蜚语。

随着光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妈妈！您再次向我摊牌，拜托亲友，为我物色对象，您捧上了一张又一张，捧上了一叠又一叠的照片，费尽口舌，向我介绍诸位仁兄的外貌、经济、品格。您这一些做法，真是令我啼笑皆非。但是，您是那么的耐心，向我说了许多迟婚的痛苦，早婚的好处。您又怕我存有独身主义的倾向，又向我举了一个又一个的独身者的悲惨生涯。您的唠叨已经够我烦恼的了，何况婶母、舅母、伯母等，更是苦口婆心劝我早为「前途」打算。

令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难堪的深夜，当我踏进卧房，您哭泣着「扑」地向我跪了下来，您摇撼着我，喊着我的名字，要我答应，嫁给那个斯文的大学生，否则，就要长跪不起。此情此景，使我手足无措，心里难受得很。泪水汗水混和着，湿透了我的衣裳，我只觉脑袋发花，眼前昏暗，我象是只吓呆了的兔子。搀扶着您起身，我迷糊地说了一些话，弟妹们仿佛在哭泣，大嫂仿佛在安慰着您：「妈妈，姑姑答应了！」这一夜，天在转，地也在转，我的脑袋，象针刺的绞痛着。一幅又一幅的图案，在我眼前，展现展现着，我的整颗心。蹦得紧紧。而您几天来见那么的活跃，忙着弄这买那。

处在这千般烦恼，万般苦闷中的时候，「出走」这两个字在我脑海盘旋，岂能再犹疑？

妈妈：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为着我的光辉的理想，我绝不能犹疑，绝不能顺从您的意思，我绝不能忍受在祖国人民受难的时候，躲进温室中过着罗曼蒂克的生活的耻辱。

妈妈！睁开您的眼睛，看看祖国的大地上多少人们在挣扎，多少人们在呻吟。当广大的人群遭受不幸时，个人的暂时温暖，甜蜜算什么？

妈妈！我是多么的渴望，你是高尔基笔下的「母亲」，我是多么的渴望，您是将无私的心，献于受苦受害的人群的那种「母亲」。

## 馳 騁 在 祖 國

### 大 道 上

彼 岸

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  
要把希望的种子撒遍大地。  
一手挥锄，一手播种；  
汗啊、血啊，洒下了亲爱的泥土。

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  
要把乡村城镇都踏遍。  
翻过高山，跨过大河；  
在稻田里露宿，在陋巷里过夜。

我们驰骋在祖国的大道上，  
要把大众的手牵得紧紧。  
进工厂，上工地……  
去割胶，去种稻，去扑鱼，去筑路……

当大小江河在奔腾翻滚，  
当群山在轰隆震动，  
看呵，朋友——  
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冒出了苗头！

## 載 客 舢 舨

得 龍

海港日夜忙碌  
舢舨穿梭载客  
恶浪、骄阳、风雨  
船夫不把它放在眼里

飘盪一叶舢舨  
是船夫一家命根子  
广阔无边海洋  
是船夫寻找生活的地方

靠一双粗壮手  
驾一叶小扁舟

划开一道海路  
冲破汹涌恶浪  
送走无数人们  
换回些少酬报

碧绿一片汪洋  
洗不尽船夫的辛酸  
波巨溅开浪花  
原是船夫泪花

一阵风  
可能把船击翻  
一个浪  
会把船夫吞掉  
但船夫还日夜来往在死亡边缘  
寻找三餐口粮

## 馬 來 工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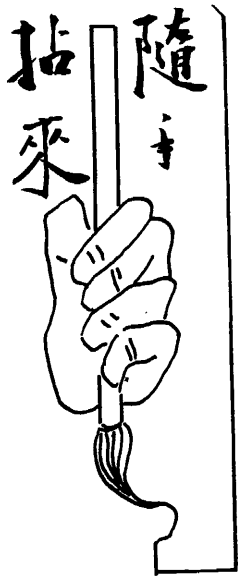
陵 英

我们也有一个头脑，  
但我们永远只配扛大板；  
他们也只有一双手，  
但他们可以拿较多工钱。

是因为我们都“吃蛇”吗？不！  
看我的周身泥土，全身是汗。  
是因为我们工作不起劲吗？不！  
三步的路我们总是两步走完。

我们并不是妒嫉他们钱多，  
他们的每一分钱也是血汗的代价；  
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受歧视，  
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工资？

如今我们再不迷信什么“特权”了，  
骑在我们头上的不依然骑着？  
要平等的话只有走我哥哥的路，  
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走进丛林……



## 八哥的偉大

學民

稻田中，在一隻水牛的背上，停着一隻八哥。燕子飛過問道：「你在牛背上干什么？」

八哥裝得理直氣壯的回答說：「你還不知道呀？我在水牛背上除跳蚤，讓水牛舒舒服服的生活，健康的成長。」

燕子感動極了稱贊道：「你真偉大呀！處處都為了別人着想。」

燕子飛過後，這時水牛驚動了草叢中的蝗蟲，蝗蟲只好飛起到別處去，八哥瞧見了，掠飛過去攫取，吃掉了。

原來八哥停在牛背上，就是等待牛吃草的當兒，把躲在草叢中的蟲類驚飛而起，它便不用費勁去尋覓，而很容易地得到自己的食物。

八哥老是停在牛背上，處處都是為了自己的肚腹着想。但卻又掛起什麼「為牛服務」的招牌，可是既可笑又可耻。

——這正如那些妄圖阻止歷史前進的舊勢力，為了維護他們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干盡了壞事，卻又張起「為人服務」的旗幟，把自己裝扮成人們的代表，要被他們所欺壓的大眾，與他們「揭誠合作」。

對於這一類人，我們必須學會看透他們才好啊！

## 從蒼蠅說起

馬岩

我們這裡的蒼蠅越來越多，它們把許多細菌都帶來了，結果好些人都因此染了許多病。人們為了免受其害，因此買了許多蒼蠅藥。就這樣，蒼蠅一隻緊接着一隻的相繼死了。

可是，奇妙的问题發生了。於是人們議論紛紛。

“為什麼蒼蠅看見它們的同伴吃了毒藥死了，却絲毫也不會吸取經驗教訓？”

“為什麼蒼蠅藥吃了會死而它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為什麼？……”

“為什麼？”

並不為什麼，只因為它們只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只看到鼻子尖的利益！

希特勒的下場够慘吧？可是，今天的所謂“大國”不一樣在做着主宰世界的美夢？

莫邊府戰役法國敗得够慘吧？可是，今天的美國不是一樣沿着法國的足跡走去？

在文壇上也是一樣。

周作人的賣國行為不是弄到身敗名裂嗎？可是，曾經是馬華論爭的“主將”的“愛國主義”作家不是死心的為他翻案？

陳西瑩、梁實秋之流的文棍不是被斗得體無完膚？可是，今天不是仍然有為了幾塊骨頭而在主子的桌下溜進溜出的文棍？

其實，任何丑惡的事物都是一樣的。也許，在他們認為，“人無橫財不富”吧，因此，就把下場拿來作一次賭卜。可是，客觀規律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因此，他們的這一賭注就肯定要輸！

當然，一個人拿蒼蠅藥出來，就可消滅了許多蒼蠅，假如每一個人都拿出蒼蠅藥來，蒼蠅就只能嗚呼哀哉了。

同樣的，當人們都拿出拳頭來時，全世界的一切丑惡事物都要應聲倒下！

# 見聞錄 之一

吳 亮

## 豬肝好吃

郊外某小学的五甲班上。

女华文先生正在教学生读黑板上的生字。

忽然，她停下了。原来校工替她把煮好的猪肝送来了。

「休息一下。」她对同学说。

然后，坐在教师的座位，对着三十几位学生大吃起她的猪肝来。

大部份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地注观着她。

她为掩饰自己的丑态，一边咀嚼着一边对同学说：「猪肝好吃，猪肝很有营养你们知道吗？猪肝好吃，我们要时常吃知道吗？」

在座的学生，大部份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女，因此引起了一番争论：

——生，我妈妈说有钱人才吃猪肝，我们没有钱，我们吃蕃薯菜和咸菜。

——我妈妈从来没有买猪肝，她说猪肝太贵没钱买。

——生……

——我们……

她自讨没趣，立即破口大嚷：「安—静！」

## 樂於助人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T君陪我去「星洲日报」社领稿酬。

楼下，工友们正在为隔天的「星洲画报」而忙碌。我们上了二楼。

二楼冷冷清清的，只有三几位职员在场罢了。我正在踌躇。

一位年青工友走上楼来，见了我们，善意地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他要领稿费。」T君指了指我答道。

「星期六下午没有办公，要等到星期一才能领。」他对我们说。

我们正要下楼。却听到他说：「等—等——我这里先付给你，免得你星期一又要来一趟，又要麻烦。」

离开报馆，T君一直盛赞那位年青工友。

事实上他那种肯关怀别人，给别人方便的可贵品质，是大家所应该学习的！

# 雜 感

撫 劍

中庸是华族的传统精神，有许多人曾经赞扬过的。但，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奴性的根源。一切苟且偷安，随和等奴性观念，试想—想，不就是从中结晶出来的吗？所以说，这传统是大可以奴性两字来概括的。

这在战国的重耳时代，寺人披就已经给奴性下了个很好的定义，他说：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力是亲，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从这里，我们该可以觉悟了，要破除奴性，最根本的工作就是推翻传统。

说「不可揭人隐私」这句话的，实在是包含了两种意思，一是纯良好意，二却是利用它做为伪君子的一层保护色。

在目前，该是第二种动机的占了大部分，所以，每当出了这传统的叛逆，马上就被道德捏杀了，这种情绪，已经不是维护传统，而是老羞成怒的发泄了。

## 美人 自豪 謬論

雪 痕

某大报曾载一段新闻，标题是：

「××不乏美人，国人应感自豪。（这是某「大公」于首都会见「佳人」时之「豪语」。）」

「佳人」者，即「万国博览会旅游小姐」。「大公」眉飞色舞道：「×小姐不但具有美后所需的『三围』，而且生有『教授』的头脑。」「她此次带着以峇迪布料做的中、巫、西装衣服前往日本和香港」、「宣扬本邦旅游业」。原来如此。

某「大公」「接着促请具有『美』与『智』的本邦女性」，「参加未来的旅游小姐比赛或其他赛美会。」因为可以充当国家「使者」。（以上引号皆引自报章原文。）

自豪！自豪！「大公」看重美人真是不惜余力。

仔细地研究了「大公」的教诲，我有了下列的心得，真是「受益匪浅」：

一、美人之「三围」足以表现国家的建设、华丽的「峇迪布」足以表示人民生活的美满，「宣扬旅游业」以使经济稳定，这一切，真乃「高抬」也！

二、所有全国的女性，都该走出厨房，离开工作岗位，应用「三围」；且「具有『美』与『智』的本邦女性」，都应参加未来的旅游小姐比赛或其他赛美会。」尤其是御选赛美会。

在现代外交史上，有花旗国的美人（已故总统的夫人、现为世界闻名运输业巨子夫人。）风尘仆仆前往「吾哥窟」以谋恢复邦交之举。原来，此着「高抬」并不单为我国「大公」所有，而且亦风行于「五角大厦」。又一次证明了，这一切，真乃「高抬」也。

## 野狗與誤射

春 秋

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段有趣的新闻：一位住在大德光岛的老胶工误将兵士当作野狗开枪射杀。结果被控上法庭罚款一百五十元或入狱一个月作抵。

这是一场笑话，老胶工是误射，兵士是被误射。然而误却误得十分逼真，一个恨狗，一个似狗，结果一个被射，一个被控，双方都损失，可见狗这种东西确是害人不浅。

根据报纸报导：

「审讯中揭露老胶工开枪误伤兵士乃事出有因。原来当晚老胶工的屋外有两只狗在打架，扰人清梦，老胶工便带了猎枪，拿着手电筒，出去找狗算账。

果然，他见不远处有物蠕动，亮起手电筒一照，两只眼睛灼灼发光。他认定这是狗，毫不迟疑，举枪就射；那知错了，被枪弹射中的是人不是狗，他已闯下了大祸。」

照此报导来看，老胶工开枪是有理由的，因为野狗打架确是扰人清梦，而且又是在大德光岛这样宁静的甘榜里，听起来更令人光火，其次他亮起手电筒，发现了两只灼灼发光的眼睛，当然认定是狗眼，所以毫不迟疑举枪就射，谁想射中的竟是在作伏击演习的兵士。

老胶工在法庭上辩说：他当时不知眼睛闪闪有光的是人，要是知道是人，他断不会开枪。法官便问他为何是狗就要开枪，他答说因为他的鸡只曾失踪，他怀疑是狗偷吃掉他的鸡只，所以见到狗便要射杀。

的确，野狗扰人清梦是令人讨厌的，要是还想偷吃鸡，就更非挨枪不可了。我想起报上的一张图片，一个龙诺兵士腰上绑了一只偷来的鸡，这要是在大德光岛，早就要被当成野狗射杀了。

这件意外，那个兵士幸而大难不死，然而他也足以自戒，至少心目中应该会有一种概念：是人而有狗的行为，是会被当成野狗射杀的。人被当成狗来射杀，可真是一件很可怜的事！

你说是吗？



# 談 現 代 詩

(下)

史  
狐

为什么他们不能将所要表现的情绪与感情，通过凝练、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在幽美、跳动而流滑的诗歌语言中，体会诗人的意向？

原来现代诗人，思想十分混乱，甚至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的情绪与意向，因此在表现这种混乱与支离破碎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无法理解。

加上他们在对待语言的问题上，也是主观与唯心论。他们的语言理论是：语言在未被人听或写出以前，已经生起于人的心中了。这完全是唯心的说法，因此，现代诗人就可以用「心中已经有了的语言，即未显现出外部的语言，来连结诗上的灵感」了。这种对待语言问题的唯心理论，是现代诗人企图以这种作法来欺世盗名，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与混乱，感情的虚假。他们的「诗」专从形式的怪诞上做功夫，叫别人读无从读，解无从解，不知所云，从而博得「诗人」的称号。

其实语言是由于人类在共同劳动中，为了需要而发生的，经过长久的劳动中，人类才建立起了语言系统。因此，作家必需在人民大众的语言中学习艺术表现的手段。在每一个时代，

人民大众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为语言的发展和演变积累了大量的新因素，创造了条件。只有在这么一个基础上，作家才能铸造出新的语言风格，脱离了这一基础而其他所谓新的语言风格是没有的。

所以，即使是称为「台湾现代诗坛的大将余光中」的所谓广义现代诗，他的：「我是很拉丁的」；「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或「夜将我鸦啄」等「创新的语言」，也是唯心与不科学的做法，完全脱离了大众（这对大众来说是幸运的），因为造成了现代的人，看不懂「现代」的语言的怪事。

文学作品一定要服务于某一些人，作家在社会上是属于某种经济地位，那他的作品，也必定要服务他那种经济地位的人们。所谓广义的现代诗，其实是现代诗人对待外部世界的表现，有着不可告人的内容。因此，为了有意地存在着某种意识的传播，发挥一些特定的作用，所谓广义现代诗就不得不将语言用得正常一点，以达到目的。这就是前些时候，本地有人讨论到现代诗有没有思想性的问题，这种表现现代诗人对外部世界的立场（虽然是扭扭捏捏地）的所谓广义现代诗是有的。请看余光中的两首诗，大家就能体会到。

在弦上燃烧复燃烧的  
是希望是希望是希望的火光  
是未来的希望，望未来的中国——  
阳春，是江南的阳春  
白雪，是塞外的白雪  
流水，是洋洋乎黄河洋洋乎长江  
一面国旗招展  
从阴山之阴到阳明山之阳  
（马思聪之琴）  
而此刻，祖国正是午夜  
大陆，正是午夜  
而伍子胥的箫呢？  
而申包胥的泪呢？

（尘埃）

这里可以看出，现代诗写作的「没有目的论」的谎言。

据金季子君说：广义现代诗有三反与四新。三反是：

一、反对古典主义中的对偶、韵脚、用典、平仄声的分别，以及整齐的句式与行式等等。

其实，这个反对和五四运动后新诗的反对古典主义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五四运动是由于时代与社会内容的要求，旧体制不能表达奔放、复杂的新时代与新社会内容，才反对在表达内容有限

制的古典主义。而现代诗人？反对古典主义是形式上的问题。现代诗的内容贫乏、陈旧，诗作者没有在劳动中获得艺术创作的素材（这就是他们不要在人民大众的语言中，学习艺术表现手段的原因），他们和几百年或千年前的文人没有多大的分别，因此，旧体制其实已很足够他们应用了。所以我们说他们反对古典主义；是形式上的问题。

二、反对浪漫主义派的诗；因为它认此种诗中，感情奔放而直陈，诗意显露而味淡。

三、它也反对现实主义派的诗；因为它认此种诗用平常的词汇与意象以写平常的人生。诗味也是淡的。

我们不知道诗味的浓淡要以什么为标准，要是连诗里边是写着什么，都读不出来，那这种诗还有什么「味」呢？而且，就是能读出些端倪，要是诗所写的，与广大读者的生活无关，与读者的愿望相反，是读者所陌生的，那又如何能嚼得出味道来呢？因此，这里所说的诗味的浓淡，是以文人学者和现代诗人作为标准的。而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在人民大众来说，诗味是浓厚的，这正是因为诗歌以他们的语言，写他们生活中的值得「玩」味的事物，这样，诗歌才能富有诗味。请看青年诗人张永枚的「渔火」：

星星点点的灯火，  
一堆两堆的渔火；  
灯火象闪亮的萤火虫，  
渔火象金色的花朵。

渔火映入微浪轻波，  
在水里栽起了红色的枫树；  
渔火照红了落帆的桅杆，  
渔火的羽翼抚摸着柔软的沙滩。

渔人们围着渔火晚餐，  
为出海的丰收干一杯；  
孩子玩着美丽的贝壳，  
倾听大人们讲述惊险的航程。

谁也不愿进入船舱，  
沙滩是最柔和的床；  
谁不留恋这温暖的渔火啊！  
唱一曲渔歌睡在沙滩上。

.....  
.....

青色的雾开始降临，  
渔火在青雾中点燃；  
彻夜不熄的渔火啊！

要迎接明早幸福的晨光。

这首诗，在文人学者来说，或许是诗味淡的，由于他们体味不到这样的生活图景。可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尤其是渔人，对这首诗，可真是诗味无穷啊！

而现代诗的所谓四新是：

一、意象之新颖；二、意境之新颖；

这两新据说是台湾现代诗的成功处，「成绩可观」，并举出了吴望尧的「沙龙」（高等酒吧）为例：

冰淇淋的白眼球，西瓜血红的大咀

.....

呵！许多情侣们和幽灵飘忽着  
在阴暗的角落，寻觅他们殉情后的尸身  
苍白的脸互相紧贴着  
象尸布包扎在一起的木乃伊  
许多感情都在发霉，腐烂了

说是意境和意象很新颖，可是我们完全不觉得。因为诗歌没有新的生活内容，诗人对生活没有新的感情与认识，在诗歌中就不可能有新意境和新意象。上面那首诗所写的，还是在旧生活中的旧事物，只在文字上要功夫而已。只有现实主义的诗歌，才是真正地具有新意境和新意象的特色。下面举一个例子：

你再看那个年轻的司机，  
顺着新铺的公路奔忙；  
这放羊的孩子稳健又灵活，  
来往在当年放羊的地方。  
还有那个女推土机手，  
娃娃脸衬托着严肃的目光；  
你看她仿佛手拿梁斗，  
烫平那一堆堆顽强的土壤。

邵燕祥（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

诗人以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的形象或图景，再加上想象来补充，因而显示了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向，同时揭露了它的本质意义。以联想创造了新的形象，那女司机手原只会缝洗衣服，今天她驾驶推土机铲平土丘和洼地，就如当年她拿着梁斗烫平折绉的衣服一样。这就使人们看到新人的成长，看到了新的意境和意象。因此我们说，没有抽象的意境和意象，只有具体的意境和意象，意境和意象还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诗人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情。

其他的所谓二新是：三、文字的新颖，这一点上面已大略谈到，不再赘唇舌；四、标点符号及把诗的行与字排列成新奇的式样。「新」到底，还不是在形式上要花样？这是十分幼稚、可怜的花招，不值得一驳。

# 都市的故事

林  
康

母亲在都市里生下了我，我生活在都市里一直至今。对于都市，我应该是熟悉的吧？那么，你来听我讲：都市的故事。

## 献

都市  
献出黑暗的陋巷

霓虹灯  
献出娇媚的亮光

高贵者  
献出兽性的得意

被损害的人  
献出辛酸 耻辱

在夜晚 都市为自己  
写四个大字

——荒淫  
无耻

## 乞 妇

放一只破碗在你身前  
简陋的行李堆放在你的身边  
就这样你入定了  
在五脚基里  
就这样你入定了

在趾高气扬的高贵的脚  
扬起的尘土下面

紧闭着眼睛  
你是在强忍住伤心的泪吗  
低垂着头  
是想起过往的不幸  
绞痛了你的脆弱的心

或者其实你什么都不想  
你已经有过太多的辛酸  
就象那高贵的脚  
那逼人的尘土一样  
生活的煎迫  
已经麻木了你的神经

## 迷人的夜晚

都市  
有的是妖烧的灯光  
五颜六色  
有的是糜烂的生活  
醉生梦死

但  
却有铁的集体  
燃起了熊猛的火  
(是真正的火呀)  
在这条遥长的大街  
在这个昏黯的晚上

在这条难以忘怀的大街啊  
在这个陶醉迷人的夜晚

文艺是社会的产物，今天现代诗最盛行的地方，据说还是马华现代诗的源地。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我们只要从法官失去了裤子，裸女服侍大兵冲凉的新闻，就可以清楚了。这和另外一个以诗歌来歌颂建设、歌颂劳动、歌颂创造与爱国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没落的，一个是新兴的、向上的。好坏还不容易分别吗？

马华近来不知道借着什么风，现代诗也颇流

行起来，据说还出了几个「诗人」，写了一些唧唧啾啾的梦呓，印出来叫读者看不懂，不知道这正好也说明了一些什么？

可是，青年的朋友，当我们认清了现代诗的真面目之后，就别再上它的当！「小百姓」们当然也一定不会去理睬它的。

以上是我对现代诗的一点见解，相信有不少错误的观点，希望大家批评，我打算在讨论中改正错误的倾向。

## 我對當前文藝工作的若干意見



史 彬

马华文坛最近呈现比较蓬勃的现象，这是令人欣慰的。本着对马华正派文艺发展的深切关怀，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当前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希望能借此引起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 一 要塑造工農的偉大形象

从最近出版的几本正派文艺刊物来看，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倾向，这就是文艺工作者把重点放在小市民身上，去反映他们如何堕落或如何觉醒，可是，对于工农群众的描写，却很不够。

有时候，我们虽然也能看到一些反映工农群众的作品，但往往只是流于“反映”而已，而被反映的工农群众，其实都并不十分典型的；或只反映他们如何受到压迫受到剥削，或只提出要美好的生活……

象上面这样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偏差。因为当前的工农群众的精神面貌不是如此的，我们不是曾看到英勇的工人在枪口前仍然拿起石头，为捍卫切身利益而与恶势力斗争等动人的事迹吗？虽然，与此同时，我们不否认一些工农群众还存有糊涂观念、糊涂思想，并且还时不时的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啦。

可是，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以为，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本质，什么是表面，从而引导事物的发展。显然，觉醒了的、联合了的工农群众及在这个队伍中不断涌现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本质的。而文艺工作者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塑造出这些新兴事物的高大形象，去感动他人，去影响他人，去鼓励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也跟着觉醒起来，联合起来，为美好的生活而行动起来。可以这么说：塑造工农群众的英雄形象是当前新现实主义者的根本任务。

当然，小市民的生活面貌也是可以反映的，问题是要分清主次轻重，这样才不至于本末倒

置。

让我们紧记这样的原则：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大众的，为工农大众而创作，为工农大众所利用的。

### 二 要緊跟時代的步伐前進

文艺工作是整个社会运动中的一个环节，进步的文艺工作当然是属于变革社会运动的一分力量了。而这分力量要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则它必须是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否则，纵使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多么的好，艺术性是多么的高，而它的实际力量仍然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它毕竟和时代的步伐还有一段距离。

但最近出版的几个刊物中的一些作品，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偏差：一、若干文艺创作不以变革社会运动的当前的基本方针为准则，而是作者看到、想到就写的产品；二、对于一些流言蜚语、尤其是“大人物”的美丽谎言没有进行及时的揭露及批判。

关于第一点，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彻底地解决关于我们的社会的本质问题、关于人民大众生活苦难的根源、以及当前应以什么方针去解决上述问题等。只有解决了上述这些社会运动的根本问题，文艺工作者方能步上正轨，才能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事事物物，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的作品。否则，没有一定的观点，没有一定的（且是时代所规定的）方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又写什么，又怎能避免与时代步伐相去一万八千里的后果呢？用一句文学理论的话来说：不懂得时代，又怎能懂得什么是典型环境、什么是典型人物及典型性格呢？

关于第二点，只要我们都同意“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的说法，再看

看我们的创作，就会发现我们是做得多么不够的啊。而我们还看到：做为猛攻猛击没落势力的有力武器的文学形式——什文，许多作者（当然不是全部）却把它拿来攻击——一般化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芝麻小事。究其原因，这不外是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即当前社会运动的基本方针——的结果。

我希望，今后看到大量的时代气息浓浓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们都能紧跟时代的步伐，让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三 要扩大正派文艺的阵线

鲁迅先生早就指出了：正派“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导致那站在路旁观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马华文坛因为在一个颇长的时间里被那些魍魎魍魎占据了很大的阵地，因此，他们就凭着这些阵地散播歪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因为认识不清的文艺作者误入歧途是在所难免的。他们或而错误地写其“现代派”的作品，或而在做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美梦，或而写了一些实际上已经危害了读者的“傑作”，或而处在徬徨的状态中不知何去何从。……凡此种种，只要不是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的，只要不是负有使命、兴风作浪的，都可以争取他们，通过以理服人的方法，使他们从泥坑中脱离出来。切忌李逵式的无原则的乱打。从而孤立一小撮歪派的帮闲文人。

这里得强调一点：扩大阵线是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的，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斗争，从而在正确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巩固的团结。如果不是这样，毫无目的，多多益善，就势必要成为乌合之众。这样的阵线纵使再大，也还是软弱无力的，它不但不能置腐朽势力于死地，反而软化了自己积极的力量。

### 四 要造就大批新的战士

我们鼓励的是一种深入生活和群众同甘苦、共奋斗的文艺路线，强烈反对“专家”式的“作家”在书房里咬笔抽烟找“灵感”。因此，一个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必然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们有许多许多的工作要做，不可能象以前《新诗月报》一小撮人那样三几个人化几个笔名就可以涂了大部分“作品”。象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

大量的文艺战士就不能把工作做好。

还有一点需要提出以便引起警惕的：新现实主义文艺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可能有一些人因为过硬功夫不够而过不了天，半途倒下去了；可能在一阵狂风之后，我们的许多熟悉的作者竟“失踪”了……凡此种种，都需要有后继之人。如若目前不进行这项工作，到时就会觉得人手不足了。

这里，还要一提的是：培养新战士仍然是要坚定不移的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切勿培养出一些咀尖舌利腹中空的空头家，或和人民大众相去一万八千里的“作家”。

以上几点，我以为是当前文艺工作的重要课题，一时想起，就把它提了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谈得不对，希望文艺工作者们本着维护正派文艺发展的愿望找出批评。

## 战 歌

高 水 明

唱着激昂的战歌  
跨着雄壮的步伐  
以磅礴之姿  
以雷霆之势  
来了 来了  
我们都来了

我们都来了  
在这可诅咒的时代  
在这苦难的土地  
并肩作战

我们都来了  
来了你看  
挥一股拳浪  
叫一切腐朽倒下

我们都来了  
来了你看  
吆喝一声  
一切牛鬼蛇神  
抱头鼠窜

我们都来了  
来了你看  
新生力量在茁长  
正义力量在伸张



# 缺乏積極的教育作用

## 評「連陞三級」

關懷

表演艺术学院最近演出的《连陞三級》，表演上看来是相当出色的。由于演出者吸取了先进的手法，在布景、服装、化妆各方面十分夸张，加上配了维妙维肖的音乐，使这出午剧呈现在观众面前，名副其实是一幅讽刺漫画。

然而，关于这出戏的思想内容，我想提出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要引一段写在演出特刊前面的《我们的话》：

“……黄色的流行午蹈和追求形式主义的所谓现代午却在横行其道。这当然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谁当负责也不难看出。（总不能归罪于那些迷于其道而不明其害的无知青年吧！”

看了演出特刊里的这番话，再回想《连陞三級》的演出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演出者对同一类的社会坏风气的看法，显然是不统一的。

时下的歪风有其当前的社会背景，难道古代的歪风就没有当时的社会背景吗？古代读书人的可怜相还不是封建科学制度和腐朽的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吗？对于古时候的歪风，我们也应该明白：“谁当负责也是不难看出，总不能归罪于那些迷于其道而不明其害的无知青年人吧！”

可是，午剧《连陞三級》却似乎把大罪都归给那些旧社会养出来的读书人，而且大力嘲笑那些可怜虫，把所有读书人都刻划得那么可笑、可鄙，甚至可恶可恨。比较起来，它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对封建科举的谴责就显得轻得多了。对于维持封建制度的统治阶级，这幅漫画所大挥笔墨去丑化的，只是一群向上司拍马屁的贪官污吏，而把高高在上者轻描淡写了。剧中的奸相，他的形象就刻划得不够，只能看到他丑恶的咀脸而看不到他丑恶的灵魂；至于骑在万民头上的皇帝，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根本没出现过。

当今，好多人也为青年人的堕落而摇头叹息或谴责嘲笑，而他们却不去追究制造灰黄色文化

的“头手”到底是谁，有的也只是谴责那些听人操纵的“前台主任”，对于真正的“后台老板”就认识不清了。《连陞三級》也正好犯上了这个毛病。

再说，要把这次的演出意义说成是“借古喻今”，那也是有一段距离的。在封建统治还没被推翻，科举制度还没被废除之前，出现张好古这样的读书人是必然的，这种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难道古代的读书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为什么在知识份子群中就全是丑恶的，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呢？

同样的，在资产阶级统治还没被推翻，一切不合理制度还没被铲除之前，出现张好古那样的知识分子也是当然的。可是，这类知识分子是占了大多数的吗？比起《连陞三級》反映的时代来，当今有认识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还怎么能以张好古那群完全丑恶卑鄙、可笑可恶的读书人来“借喻”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呢？

事实上，当今的学生是越来越看清现实，很不满目前的教育制度，反对时下的“读书”风气的，我们不是常常见到同学们热心暴露“多姿多彩”的肮脏的“学府风光”吗？

现在，“师长”们的教学原则就是“这重要吗？是属于会考范围吗？”所以，学生们的苦读应付会考，是“师长”灌输的思想，是学校当局灌输的思想，归根结底还是……，还是在于当今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同学们本身要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很多“学府风光”之类的文章小说，它们谴责嘲讽的矛头，是向着那些丑恶的“师长”，而不是指向同学的。譬如《文艺生活》里的《成长》和《渣滓》，所反映的就是这样。再如《奔流》里的《MC》，对于会考制度底下培养出来的可怜虫，也并不是象《连陞三級》那样，只是一味嘲笑的。

尽管我们的青年学生不满现状，但在目前的

# 天堂奇遇

## 敢說 敢笑 敢罵 敢打

彭濤

「天堂奇遇」是鳳凰影業公司出品的一部現實諷刺喜劇。影片對存在於病態社會里的黑暗與丑態，給予无情的暴露，並通過諷刺的手腕，對此加以重重的抨擊與鞭撻。魯迅先生說：喜劇將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影片無疑的是達到了這要求，把那人生無價值的、丑惡的東西揭示在我們面前。

笑，是本片的特色，影片由始至終貫穿以一连串令人捧腹大笑、嘻哈絕倒的場面；然而影片並不是只叫我們哈哈大笑一番就算了，從每一個笑聲中，影片都給我們留下一些應得的东西，启发我們深思。這些笑料都是發掘於現實生活中，經過提煉加工而成的。從笑聲中，影片為生活在底層的貧苦人們，向社會提出了血淚的控訴，同時把一小撮所謂上流社會里的無耻傢伙的丑惡、偽善、刻毒的咀臉揭露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加以鑑賞。

影片里的阿光，是個窮小子，他的全部身家財產就只有那寄人牆下、只容隻身的小木屋，一個破旧的藤箱，几件破烂日用品加上一毛钱。阿光虽窮，然而他却有着那浑身是勁的魁梧身軀，憑借著這，他本來可以在劳动工場施展一番，奈何現實却迫他彎曲雙腿去充當糖果廠童工。大材小用當童工去也罷，只要有飯吃就得了，然而事實並不如願；原來這工廠規定工人工作時間不得小便，而阿光清早為了幫與自己在同一生活線上掙扎的鄰居阿香，找回遺落的一毛買粥錢時，將

自己的一毛钱早餐讓狗給吃了，自己只好喝自來水充飢，以致工作時非上廁所不可。就因此他違犯了廠規而被「炒魷魚」了。從阿光的這一段經歷，影片把貧苦者的凄慘處境與受欺凌、壓榨的境遇通過活生生的事實把它刻畫出來。這是不平所作出的强有力的控訴。

當阿光返回到哈哈區時，但見整片貧民區盡被火夷為平地，往日的棲身之處，變成了廢墟。貧民區被燒了，於是上流社會的慈善家之流隨即活躍起來，他們在哈哈區大搞商展，舉行選美義賣，為災民募款，好一付菩薩心腸呀！然而當阿光為營救阿香而闖入「慈善家」刁大紳的家里時，一付慈善的假面具被撕破了，露出來的是一付比豺狼還狠，比毒蛇還毒的狠毒面孔。原來哈哈區火災是刁惡棍為了把貧民逐出哈哈區，借這片地皮發一笔橫財而放火把牠燒光趕盡的。阿光就因知道這秘密，險被刁殺害以滅口。燒屋殺人的真凶終於被災民們知悉了，喪失房屋與親人的災民群起用满腔的怒火燒向殺人不見血的社会名流。盛怒的災民把那威勢十足的刁凶手追趕得四方竄逃，衣落褲甩，走投無路，爬上「脚之寶」的医药廣告台，緊抱大脚，終於與那模型一同由高处摔在地上。

影片對社會上那些卑躬屈膝，一味靠巴結、吹捧，阿諛媚往上爬的無耻傢伙也有一番刻画；對這些奴顏者的諷刺外，並暗示了他們非隨着主人的夸台而落得悲慘的下場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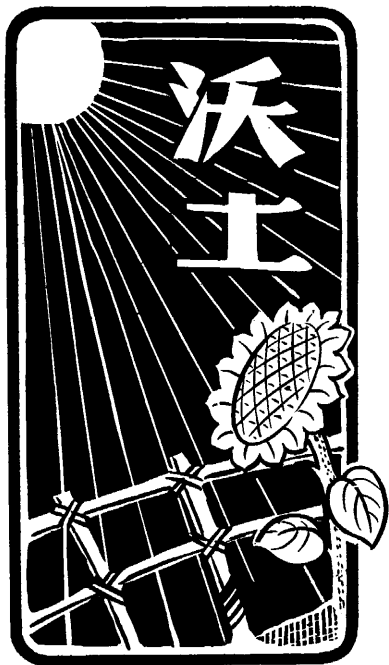
客觀環境之中，也只得暫時接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可是他們並不是象張好古那群完全（！）被描繪成可笑、可鄙、可惡、可恨的讀書人那樣，並不應該成為我們嘲笑的主要對象。我們要大力揭露遣責的，應該是造成目前的坏現象的根源。

由於這出《連陞三級》里沒有一個正面人物，所以始終只是嘲笑坏的一面，並沒有為人們指出正确的道路，給人們看到光明的一面。它的結局也是缺乏批判性的。那樣的結局，反而會令一些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張好古的收場只是他“大幸中之不幸”，要是他免此一難，不還是可以混下去，做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繼續騎在人民的頭上嗎？（其他大小官僚就是仍然騎在

人民的頭上了）既然如此，這條“張好古道路”確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啊！

嚴格說起來，這出午劇是沒有什麼積極的教育作用的，觀眾只是被它的午晒、音樂、服裝等所吸引，看過之後，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就是這些。午劇是一項好的藝術形式，但要是這種形式中不能發揮相當的教育作用，只是陳列一些表面現象，那麼，花一大筆的財力、精力致力於這種演出，又有什麼真正的價值呢？

不過，《連陞三級》只是表演藝術學院的朋友們的初步嘗試，我們希望，他們以後能夠運用午劇這種藝術形式，貢獻出有份量的、有启发性和積極教育作用的演出！



## 這才是前途

● 秋豪 ●

一  
哒哒哒……………。

父母亲踏着缝衣车的声音由房里传出来。每天上午八时左右直到深夜时刻，缝衣车的响声才静了下来。

父母亲默默地低着头紧张、忙碌、不停地把衣服一件件地缝裁好了，这才松了口气。

我发现到父亲的头发已花白得多了，脸上露出许多皱纹，显得十分苍老。

记得毕业后走出校门时，同学们纷纷问起大家今后有何感想？可是，彼此都你看我，我看你，默不作声。然而现在，我却感慨万千。

二

毕业后坐在家里过了一年。父母靠着两辆缝衣车来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从白天一直做到深夜，而我却帮不了一点儿忙。学车衣吧！可是父母都反对，说车衣没前途，劝我千万别干这一行。我只得每天苦恼地看着父母辛苦地才赚得那百多元，勉强地养活了一家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感到徬徨，眼前一片昏灰。拿了张文憑父亲带我也不知跑过了多少地方，可总是失望地回到家里。

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了一封豆芽信，原来，我们住的那家菜园屋的地皮，当局要在那里建筑高楼大厦；发展所谓的「新兴工业」。

于是，所有那地方住的居民都被命令迁居到「贫民」大厦。

刚搬上这座「贫民大厦」住了几个月，父亲因在外领不到衣服回来缝裁而失业了。

父亲失业了，母亲也没事做，只有到外边去替人家洗衣服。洗衣服得来的钱还是不够帮助家庭的费用，首先，房租就给家里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是这个月没法子还，下个月得还双倍租钱，要是两个月也还不清，当局就会按照「法律」第几条而把你赶出这座「贫民」大厦。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不得不另找生计；当肥皂粉的女推销员，当专洗楼的女工，也当过富家人的女佣人。

三

我独自一人带着苦闷的心情，毫无目的地在街边上溜跶。

「秋豪！秋豪……………」嗯，是谁在叫我？哦！原来是雅英，我飞快地跑了过去。

「雅英，久不见了，你好吗？」我问。

「有什么好不好，不是老样子吗？」她回答。



## 總會相逢

懷 昌

虽然我们隔别两方  
但，我们脚下的土地  
都是我们热爱深沉的祖国  
我们总会相逢在一起

没有离别的惆怅  
捎给你——又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滚滚的春雷，茂密的枪声  
是一首青春的颂歌  
让我们天天引吭高歌

可曾忘却  
在那难眠的黑夜里  
谱首商榷  
撰写春雷滚滚的字句  
可曾忘却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子里  
聚耳倾听，  
倾听北方沸腾的声音

纵然前进的道路  
是那样的漫长险恶  
我们从不心灰气馁

只要马来亚还存有一只豺狼  
我们就决不停止战斗  
在这样的日子里  
我们总会相逢在一起

虽然我们隔别两方  
但，我们脚下的土地  
都是我们热爱深沉的祖国  
我们总会相逢在一起

## 烈 士

林 原

你那英勇壮烈的行为  
令人深深地敬仰  
你那肝胆忠赤的精神  
令敌人魂飞魄散

为了抗拒横蛮的迫害  
你，与你的同伴们  
拿起了武器  
惩戒豺狼

为了远离恶魔的黑爪  
你，与你的同伴们  
毅然奔走在  
祖国北方

「怎么，你摆摊做小买卖？」我又问。

「不，我做工厂，今天休息，这是帮父亲看的档口。」

「是咧，大强还在你家隔壁住吗？」

「哦，还是老地方住，不过，他失业了许久还没找到事做。」

「是吗，怎么会失业的？」

于是，雅英就谈了开来：「大强本来在某间洋人的工厂做了一年多，有一次病倒了，整整一个星期没上工，待他病痊愈去上工时，资方就不再雇用他了。工友们都为大强抱不平，就曾经跟资方吵了几次，可是总没有结果。最近两个月前，资方又借着当局宣布的什么「工作准证」啦「非公民」啦，你的身份证是红色的，我们公司不能雇用你啦等借口，更加任意地剥削工人，无理地大批解雇他认为不满意的工人。平时工友们早就沉不住气，现在现在那还能忍受，于是派了数位工人代表向资方进行谈判。终于资方发表了一篇文告。你道文告又怎样说？」

「怎样说？」我急着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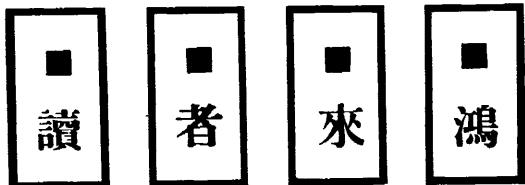
「资方说：『因过去几个月来产品市场极度呆滞，销路深受影响，本公司不得不解雇七十名男女工人，如情况好转时，本公司将给予彼等优先录用的机会……』谁相信他的鬼话，终于谈判破裂，工友们就采取了罢工行动；抗议资方无理任意解雇工人。」

「这场罢工就一直坚持了几个月，资方害怕起来，于是阴谋唤来残暴队进行镇压，有好几位负责人被逮扑去了，但这一斗争却得到了各行各业人们的支持，工友们也坚强地坚持下去。终于，工厂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这时，资方考虑到本身的利益，才不得不向工友们屈服。」

听完雅英讲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后，突儿心头涌现了一团对他们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有几个顾客走来雅英的档口买东西，于是，我告别了雅英，掉转头，往大强家里跑去。

(待续)



編輯部輯

編輯先生：

恕我不会说客套话，对于贵刊的内容，我以为有需要作下列的改善：

(一)「文娱广场」的设置象是多余的。因为一部影片的好坏，总有许多影评家争先恐后来赞颂或诅咒，从报章、电台到文艺刊物如《建设》等都常有不少的影评文章出现，我们看到厌了、听到烦了。贵刊两期皆以评论长城凤凰影片为主，我想，凡是有思想的青年是不会错过的，好的影片不用推荐我们自然会去看。

(二)最好能增设一版专门介绍我国出版的健康读物，例如：《×户》、《××与控诉》、《事在人物》等，都是很有份量的书刊，就不见有人为它义务推荐。我是一名学生，所以我明白学生的心理，他们要的是象《×望》、《××坡》这类书，其他文艺刊物是茫然的，这是多么可悲！他们实须要你们文艺工作者来唤醒。

(三)「旧文新录」没有什么好看，何不专登大量鲁迅的作品？

(四)在《奔流》第二期怎少了「新民歌」？希望不会停登。

(五)有可能的话，最好刊一些现实生活相片，比木刻会更具有感染力，你以为如何？

(六)《MC》这篇文章写得太太太好了，看了很爽快。这种题材很容易使学生产生亲切而获得好感。

祝

编安

读者：

雁上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九日

雁读者：

谢谢你写来这一封信，这么具体地给我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读者对我们的意见，我们是非常地重视的；这，不单只因为它将有助于《奔流》的编辑工作，更因为它其实就是读者们对我们的热情与厚望的具体表现。

你建议我们「增设一版专门介绍我国出版的健康读物」，这项工作确实是有必要去做的。至于「增设一版」，倒是不必，原有的「评论」一栏就可以容纳这一类文字。

来信把《×户》及《××与控诉》二书，归为「健康读物」，我们并不同意。我们想提醒你，有时候，对于某些坏现象表示不满的，未必就是「好人」。希望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和你进一步交换意见。

你这么喜欢《MC》，作者知道了，相信会感到十分高兴的。可惜的是，在目前，我们没有法子亲自把这消息告诉他。

我们的回信就到这里，祝

好！

编辑部

奔流稿約

■《奔流》的版位，是公开的、又不是公开的。

■对于一贯颠倒黑白、美化丑恶的大小虫豸们而言，不管他们是「名流」、是「才子」、是「中流砥柱」的文坛「主将」、《奔流》绝不是让他们放毒的场所。

■对于愿意把文艺作为驱赶黑暗、迎接光明的斗争武器的人们的来稿，我们表示最真挚、最诚恳、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尤其感到需要的，是有份量的文艺批评、报告文学及小说的文字。

■为了使《奔流》更能符合要求，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对它的批评意见，以书信的方式具体地告诉我。

■编辑部

## 致作家李星可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 作家迷

李星可先生：

前几天读报，看到作家协会已获准注册的新闻，很是高兴。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地，但各种会应有尽有，连为了在七月拜鬼而组织的盂兰胜会也有，何其热闹！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协会，叫人真替午文弄墨的作家们难过。现在作家协会到底成立了，怎不叫人高兴呢？这毕竟可以消除“文人相轻”的传统精神。我以为先生著作等身，德高望重，纵使没有主席的位子坐，至少也当个秘书或什么主任，那里知道越看下去越往下沉，重要或较次要的职位都让别人给当了，却不见先生的名字出现。我心头的紧张，正象当年会考公布在报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一样。后来索性从后面找起，结果看到了先生的名字。虽然当的是理事，差强人意，但不至名落孙山，万幸！万幸！

今天在星洲日报的「星云」版上，看到先生的「给新加坡作家协会的一封公开信」，感到非常惊讶。目前在星加坡当歌星好过当作家，连诗人也转行当歌星或参加歌唱比赛了，但热中于当作家的也不少，有专写月份节日的月份牌作家，有专写「抒情小品」的「罗惹」作家，说起派别主义来，更有什么现代派、自然主义和走私主义等等，真是洋洋大观。你说文坛寂寞吗？一点也不！现在文人也象电影明星和歌星一样，学会了宣传，一本书的序文和后记，在各家报纸副刊和杂志轮番刊登，惟恐别人不晓得他出了一本书。先生以前出书，就不见有这样的手法。有人十几年前出过几本书，后来「江郎才尽」，一个屁也放不出，却死抱住已经腐朽了的「作家」招牌到处营钻。别人为了当作家而出尽法宝，先生本来就是作家，却虚怀若谷，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我在惊讶之余，感到莫名其妙。

最近常有举行文艺座谈会或文艺讲座，前往听讲的不甚踊跃，但对于作家们有利无损，座谈会出席过了，讲台上站过了，身价便提高了。由此可见搞文艺还是有前途的。记得先生去年八月中还在中华总商会谈过文艺问题呢。

先生所写的戏剧，早有赵戎的「定评」，当然不必靠站讲台而沽名钓「利」，可是就此放弃创作，实在是文坛的一大损失，也是「星可迷」（不是「詹芜迷」）的损失。请先生重新考虑这个决定。

先生「认为，并不是会提起笔来，能写两篇杂文，几首诗，印过几本的书册，就可以算为作家」，我很表同意。唯其如此，先生才算得是作家，因为先生已经拿出了许多「货色」，呈现给文坛了，给文坛造成「迷你蓬勃」的现象。先生自认并非作家，未免是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猎户」杂志对先生的下判，不是太武断，便是存有「门户之见」；因为他们是现代派，而先生不是现代派的祖师爷。关于这件事，我记得先生以前提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一提再提，叫人觉得小器。该杂志最近不是特意邀请先生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吗？所以对该杂志的评论，不必太过认真。为了作家们的共同的利益，「门户之见」应该抛弃，不可相轻，私人的恩怨也应该抛到九霄云外。（陈×以前和钟×周×两位誓不两立，后来不是为了作家共同的利益，结果站到「同一的战线」来了吗？）

先生在「给新加坡作家协会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字里头，认为自己的「作品都并不熟，不以付之丙丁」，可说是文坛佳话。但不懂赵戎心里作何感想，我倒是替他感到尴尬的。对他来说，无异在他头上淋了一盆冰水，实在太扫他的雅兴了。毕竟他的「李星可论」对先生「颇有溢美之辞」。对那些自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货色」的作家来说，则等于判了死刑，先生的作品不是「货色」、「可以付之丙丁」，那些自认是「货色」的岂不是垃圾？

先生「自认并非作家」，没有资格参加作家协会，这实在是大煞风景了。先生没有资格，那什么人才有资格？岂不是马华文坛真正的作家一个也没有？如果许多作家都向先生看齐，作家协会岂不「有名无实？」了吗？那里会如先生所恭祝的「会务蒸蒸日上，前途无量」呢？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振臂高呼：先生是作家是作家是作家是作家是真……正……的作家是真正的作家……（现代派的「风格」）

专此即颂

撰安

作家迷

一九七〇年八月六日

# 遠東電版柯式製版公司

新加坡加加實拉里峇拉二三三號

(大牌 116) (中峇魯四脚亭)

電話：633589

## 承製：

- ★各種黑白及彩色電版。
- ★各種厚薄銅版，銅牌，凹凸印，火漆印及徽章等
- ★柯式分色片，黑白片及柯式版

# 東亞印務公司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tel 649847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